

110
1247
(30)

CHINESE EAST ASIAN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小雅

鹿白
明華
彤弓

詩經大全

卷之八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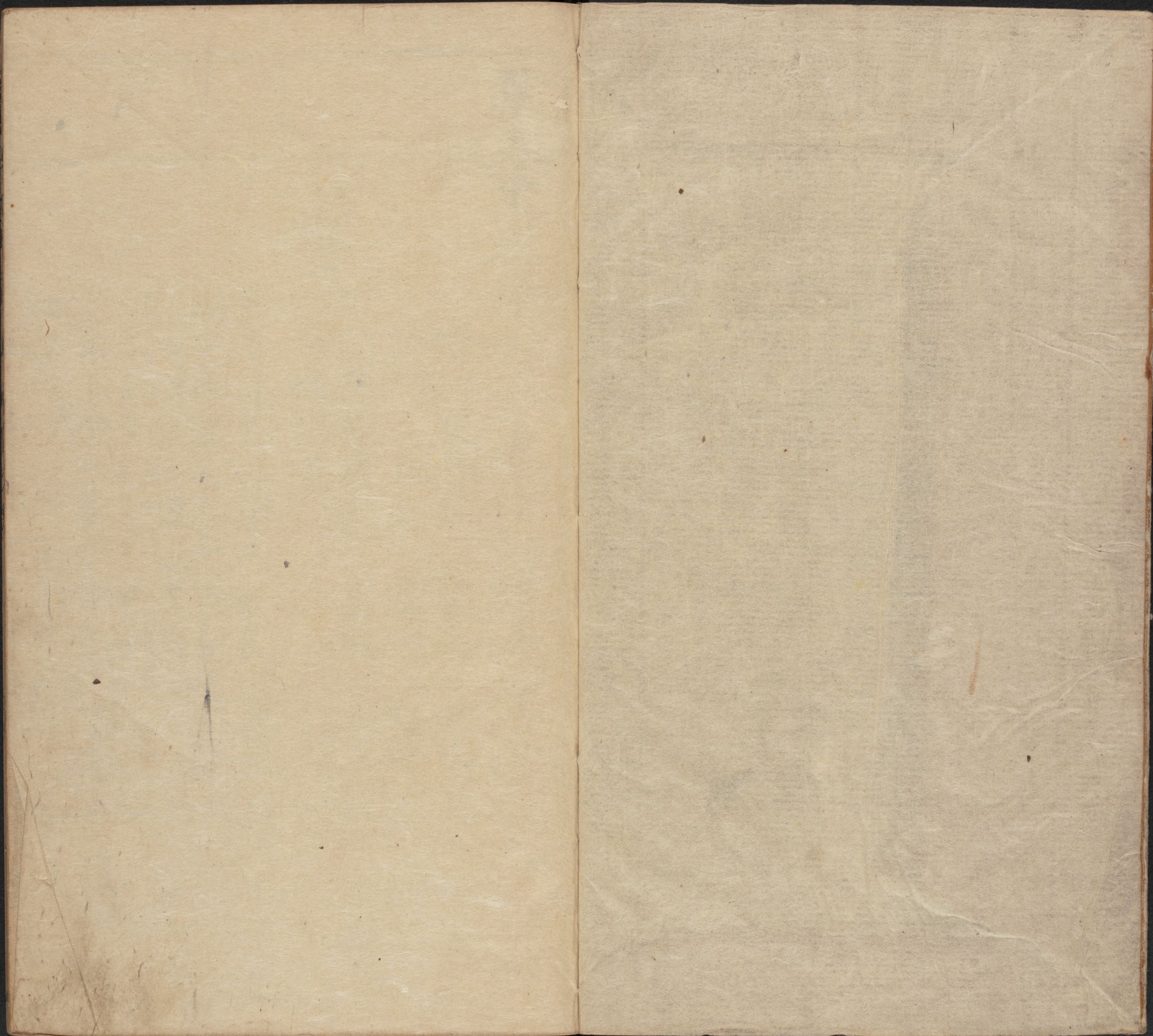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葉太史

古今... 經天... 夫子...

小雅

大雅... 雅者... 正也...

雅者正也... 正樂之... 其本有... 大小之...

葉太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

明佛大學哈佛葉京
圖書館珍藏印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全控

小雅一

大雅說附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

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鄭氏曰：小雅大雅

之時詩也。小雅白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

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以今考

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皆中庸尊賢親親體

諸侯之事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音陳

別

橋梓世業承筐
句點送酒勸飽
二意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吻吻聲之和也。笙，籟音蕭也。今各類蕭。青也。

白堊如筋。陸氏曰：始上香。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

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

也。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

也。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黍又曰：升歌鹿鳴。

也。南陔，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二是也。吹笙，笙奏。

也。南陔，以簧笙中之簧也。十二管列匏中而拖簧管。

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

也。勸飽也。幣，食則无獻酒於饗，有餼幣於食，有侑幣。

也。鄭氏謂：酌幣以酬賓，勸酒以侑幣，以爲食。周行，大道。

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射記曰：古

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古

道疾。今人言語無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古

正禮已終。然後言語以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

道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廬陵李氏曰：饗在廟

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

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

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

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廬山鹿

食，羊則相呼吻，上馬而樂。君而言其禮意之厚，如

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而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孔氏曰：王肅

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

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

緇

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佳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我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稱云記篇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以道也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慶源輔氏曰言人君以私意為惠而也今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群臣嘉賓之受宴也非以其私惠而不顧德以自流處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欽留私惠之義留私惠之義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故引詩言不

昭視民不挑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嘉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

教牛刀反

賓式燕以教

興也蒿葭夫刃也也廬陵羅氏曰荆楚即青蒿也

注曰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中示與相亂恍偷薄也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足

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望昭明言加賓聞之儀法之

偷他侯反言又叶容米切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鼓瑟鼓

其古今反

樂音洛 淇都南反叶詩林反

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荈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陸氏曰生澤中下地鹹也

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乂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

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

欲其教示之無已也廣源鄭氏曰此章再言樂之

教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見和樂之意永久无

聽之美而已其所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亭以此為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鹿鳴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

道以賓雅肄三言其始也

賓之言也習也雅之三謂

鹿鳴雅集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

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

謂此三詩鄉飲酒注曰諸侯卿大夫貢士而

以善通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

之至也皇華采其效名謀于賢智也○學記

注曰宵雅也肆習也三謂鹿鳴四牡黃華然

也○禮氏曰古宵小同故謂宵人為宵人然

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為燕群臣嘉

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卿人也與陸氏曰

用之樂如鹿鳴二篇及嘉魚○禮氏曰

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禮氏曰

侯之作此詩以燕享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

大學之燕禮又用於卿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

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

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射

二南諸侯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然於為天子之樂此二雅人小所以分也
 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備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此豈得樂而盡其心乎。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媚賢之甚也各盡其道而已。○安成劉氏曰先王宴會下食以賓客之禮樂之樂樂將之以實求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行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賢也
明芳非反
安於危反
監音正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監不堅固也
范氏曰說文云黃海為監莫也為勝血監若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

無私恩至孝事邦氏
德壽也

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禮記
回古之勞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監者公義也傷詩皆如也
悲者情思也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無情思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
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騤騤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

監不遑啟處

賦也墀墀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處居也居則坐也

容齊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
謂不遑暇居處耳虞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啟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

監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也
雁陵羅氏曰夫方了反

○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

疏云方字及字又作鴉白不如字又作鴉草七流云夫不一名鴉乎楚鴉不一名鴉乎

字彙騅與佳通又按本州綱目班鳩一名班佳時珍曰佳者尾短之名也

翻音篇 雖當作任叶朱推友 下叶後五反 翔况甫反

入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宣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輔氏曰君之於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无不盡其道也
謝氏曰忠孝不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杞音起

其羽者鳥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

鹽不遑將母

興也杞音枸音榲音也解谷氏曰本草云名仙人杖西王母杖根名地骨陸

音叙云枸榲即枸杞本其根名音

三五尺作叢詩中有三杞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山有杞淇露杞棘山木也此詩苞杞四月杞榲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
又道其不遑養親之情
又三章四章又述其託物起興而

○駕彼四駘載驟駉駉豈不懷歸是用作

歌將毋來諗

叶深審二音 字彙云驟音鉅求切馬疾行也

賦也駉駉駉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信其情而勞之

耳疊山謝氏曰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父母忠孝而全也
勞臣言乃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解氏曰母以恩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李氏

其周爰咨諏徧於○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

傳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

之大務○度源輔氏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

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度源輔氏曰每懷靡

程子之意蓋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

故遣使以宣已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

訪以副君意哉故後四章皆述此意而已

謀

謀叶莫非心反

賦也如絲調忍音刃也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

下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此類甚多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

度

度待若反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安成劉氏曰沃若

二章之如濡也駉音因

我馬維駉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

詢

詢十餘循反

賦也陰白雜毛曰駉爾雅疏曰陰淺黑色毛淺黑

謀云諏謀詢度雖
一事然既分四字則
微有別焉謂詢者
詢問其民情土
俗何如也謀則就
是而擬議其所
為與其變則
因是而酌量其
所可通行則則又
加審焉為識是意
微必求其當而後
已也

扣承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辯辯光明貌
甚力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辯辯光明貌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
外見者豈不辯辯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
乎孔氏曰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辯上言華世之明故以兄弟之親之至也○慶源輔氏曰只是以豈不辯上只豈有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

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
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少哀聚於原野之間
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

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闕之事為言其志
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朱子曰此詩是這見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詞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文武以來宴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多和平唯常棣一篇詞多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則周公因管蔡之事其後更為此詩無疑矣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慶源輔氏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闕闕之事為言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王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有差故特言之

韓非曰楚人有鬻
矛者自譽其
矛之利刺無不陷
又譽其盾曰吾
盾之堅物莫能
陷或曰以子之矛
陷子之盾則如何
其人不能應

卷之五 每雜文

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亦
歎叶舟反 叶陀涓反

興也脊令雖渠水鳥也雁氏曰大如鷓鴣雀長胸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上黑如連錢也人謂之連錢○脊令飛則鳴行也况發語辭或曰當作况○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程子曰脊令首尾相應如此也○雁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亦言於兄弟之詩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曰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

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雁山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也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疎故此詩每以告之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亦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
三山李氏曰以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疎之義則然鄉人鬪者閉戶可也同室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疎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之義如此

脊井益反令音零

難叶泥公反

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闕音且許歷友

務春秋傳作侮周甫反

○兄弟閱于牆外御其務母有良朋然也

無戎

戎叶而主反

賦也閱闕狠也禦禁也然發語聲戎助也○言兄

弟設有不幸闕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

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福川王氏曰狠于內非

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雖不和猶宜外行異族之侵侮也言內

云開張公曰古人有言曰兄弟雖遠言猶禁他人百里注

已者百里喻遠也○闕景補氏曰死喪相恤急難

相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於方且闕閱于內而忽有外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真見其情之不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

生叩桑經反

生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

劉氏曰經文所謂喪亂者通言二章之死喪三章

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所謂非朋友可比者

雖言三章之良朋求歎四章之良朋無助然此章

二章之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

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宿山蘇氏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

濱濱徹反

○賓爾邊豈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

飲於慮反

樂音洛

孺

賦也。賓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孔曰

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故謂之孺子。○言陳邊豈以醉飽而兄弟

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登山謝氏曰凡

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

足。恩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畧也。邊豈豆畢陳飲

酒而至於饜飲亦可樂矣。何如會集兄弟不惟和

樂其情親義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

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好呼報反

翁許及反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湛

湛荅南反
叶侍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

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登山謝氏曰兄弟不

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

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不得康寧也。○三山李

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人之常也。各妻其

妻各子其子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於此

若不能教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於此

樂也。○問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

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以不具則無與共其樂。妻子

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隱而難生。故卒章有是

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生。故卒章有是

其然乎之語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

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也。須是恁地看。○慶源

詠相救六章七章又言燕樂和平之際無兄弟則亦無與其享而又安之反覆而言則兄弟之情相與切至而不可解者自見矣

家叶古胡反

帑音奴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實其然

乎就用于字為韻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實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

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新安王氏曰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

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於毀其室家危其妻相樂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為兄弟之情疎無甚損益患其淺陋而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賓爾豆飲酒之既然而遠圖之也○慶源輔氏曰賓爾意不厭子好合然如鼓瑟琴然兄弟不翁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家樂爾妻也此則兄弟之具翁是乃所以宜爾室手疑辭也不自以為然而使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謂善教人者豈得已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

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者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源輔氏曰自死喪而急難自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者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至於五不能自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

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

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

矣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此詩句少而章多

則各陳一事故也○安成劉氏曰五章言喪

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以患難相與

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甚薄

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

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

妻帑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

入有以考驗之也詩九八章唯卒章無兄弟

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八章其言人情之委

曲天倫之厚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丁陟排反

嬰于耕反

相息亮反

說文曰終有万身
一曰意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生叶桑經反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女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

高相視矧况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故以伐

木之丁丁興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

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宋嘉陳氏曰聞伐木於山

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者相隨出於幽谷而遷

高木所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

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其乎○問神之聽之

必所和且平宋子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

和且平乎

○伐木許許醴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

品天叙人之大倫也朋友居一焉故謂之達道不

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

父扶兩反

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

簋叶已自反

咎

咎其九反

興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

和余應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子道應訓章翟煎

詩六二八

孔氏注天子呼諸侯見于後禮下曰

對梁惠王曰夫舉大木者前呼後亦醜酒者
 應之○詩序曰夫舉大木者前呼後亦醜酒者
 或以筐或以草漉上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
 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社特篇注謂漉之以茅縮去
 子曰某亦疑今人用茅縮酌古人芻狗乃不肯用絹
 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人醉酒也想古人芻狗乃不肯用絹
 帛故以茅奠美貌并未成羊也五月羔為并呼速
 縮酒也
 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其賢臣曰人君友
 曰稱之以父親親之辭也天子呼諸侯微無顧念
 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
 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長樂劉氏曰
 倍之天子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子呼諸侯
 燕禮之天子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子呼諸侯
 異姓大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所
 舅小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所
 反也答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

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思意之不至也華陽
 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孔子曰所求乎
 弗顧在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援源輔氏
 顧言無使我思意之不至而顧念夫朋友也微我弗
 有咎言無使我思意之不至而於朋友之義有過
 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迥相責望故如此詩之意
 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
 處朋友之要道也厥叶平商反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邊言有踐兄弟無

解音侯

蕙叶起淺反

潛思呂文

踐在演乃

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肴我無酒醑
 我坎坎鼓我踴踴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潛

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
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安成劉
言兄弟多矣鄭風揚之水婚姻之黨唐杜雅常
棟類并斯千行蒿等篇同氣之親也此乾餼食之
詩則同儕之友也各隨所指而不同耳乾餼食之
薄者也盧陵羅氏曰說文云乾食徐錯云今人謂
王制以乾豆注謂愆過也滑亦酤也毛氏曰以筐曰
腊之制以爲豆實愆過也滑亦酤也滑以穀曰滑曰
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醕酒酤買也坎坎擊鼓
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醕酒酤買也坎坎擊鼓
聲躑躑舞貌酤之也酤我我酤之也舞我我舞之
也此八字皆倒下句也追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
法可見古文之妙也追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
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事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

以分人而至於有祈心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
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程子曰有盛饌當以燕
饌不相及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滑之無也
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蘇氏曰民之失德則相與無
飲以篤恩義○有山蘇氏曰民之失德則相與無
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與所愛者有則酤之無則
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民之失德或以舞盡其
有以樂之也○震源轉氏曰民之失德或以舞盡其
日民則自相分之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德或以舞
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
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微過耳於微過而尤
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章云伐木凡三云伐木

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

之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深子曰然

輒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保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單音冊

除音樹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

漢劉氏曰詩人爾君雖古人爾君之常固堅單盡

抑非此無以著其親愛詩至之情也

也除除舊而生新也

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共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

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且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

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為者也

使君無不極其卑厚共於福祉無不見其除舊

而生新矣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

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

賦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

時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唯同歌此詩

者蓋凡臣子之祝報其君唯願其福祿壽考而已

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

其一時君臣相與

殷勤忠厚之意

賦也聞人氏名茲曰歌與剪同盡也穀善也盡善

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

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聲無不宜受天百
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無不其定適而亦既受天祐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動作
命其百祿者已然之福者方且維日百祿矣而天之所以受
來之有也○安成劉曰降爾遐福維日百祿矣而天之所以受
能日有以受其百祿矣而天之所以受者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
維日有以受其百祿矣而天之所以受者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
所謂昭受申命之意也○類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贊舜
民宜此詩受祿于天保之意也○命且與此固與大禹贊舜
蓋此詩受祿于天保之意也○命且與此固與大禹贊舜
祝願人以君之辭也○皆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曾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
大之意則岡為山之脊曰岡大阜曰陵皆高

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廬陵歐陽氏曰此又

旱岡陵之高如川流之浸長而益增之○廬田
呂氏曰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以莫不與也○既庶
矣則欲積累至于崇高故曰以莫不與也○山阜岡
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
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

劉氏曰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
至次日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
與有司諏丁巳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
擇士者大射於射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
齊三日戒之類滌濯祭器掃除宗廟之類

飲食而巳。日用群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黑也。其奄反。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

德也。盧俊彭氏曰。神詔之多。福民及百姓皆被及也。忠信蓋上有多福。而君則下受多福。已安人安。百姓

之意也。群黎百姓。而君之所為。正情已安。人安。百姓

君德也。此君人者。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

之福。而祝君之德。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言

和。凡詩人頌福。多德。之言。又曰。德者。臣相與之。義

得。而曰。德。猶曰。莫德者。匪爾極也。而全其天。故民之德

皆。君之德。猶曰。莫德者。匪爾極也。而全其天。故民之德

質。矣。曰。君之德。猶曰。莫德者。匪爾極也。而全其天。故民之德

無。偽。曰。君之德。猶曰。莫德者。匪爾極也。而全其天。故民之德

皇。極。所謂。則而象之。九王所謂。循助。爾為德之意。皆在

其中矣。○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

降。福。推。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莫。非。君。之。福

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與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月。體。大。率。正

也。此。取。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日。始。出。而

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

繼。而。長。茂。也。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采。子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恒胡登天

承力

騫起反

孔氏曰八日九

日月體大率正

日始出而

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

繼而長茂也

問承是繼承相

承接續之義如

何采子

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則又言其進盛悠之久相繼無窮之意而已
天保六章章六句

大抵文意重復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耳
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詞
頌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
以祭先王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祖考為言
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
愧於斯民然後承福祿愈遠而愈彰
之於無不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
壽豈亦不爾或承福祿愈重云
稱是福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前三章言天
之福吾君後三章言神之福吾君故三章以
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
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
月松栢喻其福之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
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
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群臣以常棣燕
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
如此吾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德
業成而均享成盛大悠久之福也歟

作叶則故反

莫音慕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家叶古乎反微音險仇音元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謂芽初出土莫晚靡無

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此遣戍役之詩廬

彭氏曰上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

者至於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若我固不可無辭

以遣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而勞之聖人忠厚

之意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
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薇亦

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華谷棗氏曰雖

之辭亦因示歸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

期以安其心暇故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猥後

侵凌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非悲傷

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慶源輔氏曰薇之作是始出

也此章言其將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歸時

知其為微也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此所謂風之以義

成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曰歸曰歸靡室靡

家則悲傷矣此所以叙其私情也曰歸曰歸靡室靡

故二則曰微也此所以叙其私情也曰歸曰歸靡室靡

言所以私情公義及覆為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

人懷敵愾也盧陵羅氏曰怒之心矣慶源

且此言萬世用兵之定又曰古者成役兩暮而還

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後留備秋至過十一

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春莫遣次成者每秋與

冬初兩番成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東陽許

秋宋遣戌之名○運安非氏曰此秋畏暑耐寒又

秋氣拆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

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戌時薇始

生其後微長而柔又其後微

毒後也字彙
左文四年諸侯
敵王所懷而賦
其功杜注懷恨
怒也

魚民請不畏強國
國通作禦守也拒
也
唐書胡人出外物
候至則視探
胡人始出故曰
所然
秋杜章注劉案
者還嘗以仲春至

景

壯而剛以見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
天時之變爾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
成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宿山蘇氏曰內憂
亦甚病矣然成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
室家之安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其在路之情
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
亦曰載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
至成所則固無人所可使之歸問其室家之
勤若則有大槩最切者有四則一則有舍其
悲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三則有載飢渴
道此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三則有載飢渴
憂載飢渴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成未
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芣采芣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

臨音古

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攸行不
來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
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

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
者○周十月何以陽為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
一陽生也復之一陽為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
來如一月三十一日以復之一陽為常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射
雪後無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見
天地無休息○孔氏曰十月名為陽君子愛陽而
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
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長樂劉氏曰言持
國而不敢顧其親也○程子曰歸期雖歲之陽王
事不可盥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

歸也。○慶源輔氏曰：憂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不相悖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既風以義而叙其情，又叙其情而風以義也。

爾古注作
爾

車斤於尺奢二反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

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

捷

興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稱路者，在傳。鄭子矯叔孫豹王粲之士，路是卿車得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稱路也。

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

三捷矣。○慶源輔氏曰：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慶源輔氏曰：言其情又言其義，則體之者切而

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大人初無此意，而上之人特為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成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耳。上之人能通其志，如是，則下之人亦皆以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

非符非反

彌弥氏反 服叶蒲比反

戒叶訖力反

駉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徽纆孔

棘

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悲傷莫知我

哀于希反

哀

存傳宣十二年董澤之蒲裝註蒲楊柳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兩雪霏霏即首章依依即首章采薇之時。丁寧以安其心也。○程子曰春而往冬而還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者也。○慶源輔氏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見歸思之切者也。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來年得歸之時也。○路之長遠身之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述其情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之心無有窮極也。○於其遺戍之初而遽言

及此則亦不憂上之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

矣新安胡氏曰王氏云人情所患莫切於行役之勞飢渴之害皆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

絕於人不知其所而無所告誦今歌詩遺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哀而山上知之此君子能盡人之情故則人忘其死也。○三山李氏曰遺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安成劉氏曰此章預道其往反勞苦憂傷之甚又

專叙其情以為終也。○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獮

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復念其家矣。三章五章則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

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則言事如此。○朱子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

則成於婦人女子之口故但可見其大略耳
○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載叶節力反

難乃旦反

來叶六直反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注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帥

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

可以綏矣廬陵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駕戎車

遂戒其僕夫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華谷嚴氏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慶源輔氏曰四句則所以承乎上者嚴且重矣後四句則所以飭乎下者厲且敏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

旒音蒲寐反

郊叶音高

旒音兆

旄音毛

矣彼旒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

瘁似醉反

瘁

賦也郊在牧內安成劉氏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蓋前軍

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立氏曰將言建旒設旄

設陳也龜蛇曰旒建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

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

也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隼游以象鷩火畫

也朱雀與隼以示勇也立氏曰朱雀莫知何物

但謂鳥而朱者然天文家朱鳥乃取彖於鷩如鷩

首鷩尾鷩火是也朱子曰玄武謂龜蛇也位在

北方故曰玄武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

其方以為左右前後禮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

軍陣象天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鄭氏曰度謂伐

也則士無失伍離次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

况茲也或云當作况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

幟幟音彼旗幟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

任大責重為憂不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子

日胡不猶言還不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情

如此然後與陰氣合而嚴重方整為謀必深圖功

必成不然輕佻率易始同見戮耳安能有所為哉

東萊呂氏曰古人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

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

也蓋山謝氏曰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

也戰危事不可易心處之為將帥者憂心則情

消為僕夫者情况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

也心此誠行軍法也○華谷張氏曰二章述其前時

者

自進退至其局即
申禮之文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
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

襄

襄音相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

等州之地毛氏曰近畿彭彭衆其貌交龍為旂此

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

除也或曰上也與懷音山襄陵之襄同九峯蔡氏曰

也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

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

動入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

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慶源輔氏曰言

命以令軍衆衆方知其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

方以拒敵也矣理直義明故車馬為之壯盛旗幟

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顯赫雖

乎朔方而逆知敵仇之難於是而可除矣有前

謂靜翁而動關自然之理也程子曰城朔方而

穢仇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

先也程子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

以勞之也功也○安武劉氏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

塗上レテ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曰雪若簡書

華才芳無反

兩于付反

毛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告則命救之
閏元年

戒命也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

策命臨遣之詞也問二說宋子曰後說為長當以

同志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隣

國也孔氏曰古者無紙若有事則書之於簡故

謂之簡書○此言其既歸在塗而太其往時所見與今

還時所遣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

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

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

也新安胡氏曰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

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長樂劉氏曰王事

多難言既化維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遠

啓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述其往來時久故處

不遠之情且曰當甘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

不取耳此詩之體○此詩之體悉之詳也○此詩之體

成劉氏曰此章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嗚呼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

戎忡較反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

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

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
既却獵狝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
蓋不勞餘力矣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設
為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

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雖室家之人皆以為蕩
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
也。○安成劉氏曰：此承上章述南仲北伐既還，又
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

初臣移反訊音信

還音旋

萋七西反

皆音皆叶若奚反

初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

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

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夷平也。○歐

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知

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

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

為終。華谷嚴氏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

難也。此章述其凱還而以平玁狁為言所以美其
事之終而功之大也。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

出車六章章八句

還歸其事有序大要在歸功

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
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凱
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
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
曰嚴化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也。暑成與
尸樂血之事也。

扶大計反

玩華英反

有杖之杜有阮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晚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

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

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晚。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

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

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

可以暇矣。曷為而不歸哉。○慶源輔氏曰。日月陽止

也。述其室家之情。不在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

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要成劉氏曰。次年

十月。乃戌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

止。以為為期。此高之思。望征夫大者。或曰。興也。日

亦以日。月陽止。而如其遑暇也。○章而而言也。

其所感。下章放此。○章而而言也。

而興耳。下章放此。○章而而言也。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卉木萋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呂氏曰。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安成劉氏曰。戌者。還當以仲春。今家故此章也。

於杜。杜萋萋之時。而不知征夫之可以歸也。○慶源

輔氏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長情也。

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母檀車。擘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毛傳其也秋杜猶
焉其時蓄滋後
夫勞苦不得其
天性

枸杞

曉古曰古

是亦女之心乎

母叶滿有反

擘大善反

瘡古緩反叶古轉反

佳二六一

廿二

杖杜四章章七句

室家私情而兼公義為言卒

鄭氏曰遣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

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

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

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

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

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

也三山呂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

其還歸之事雖不同而叙其往反終始之情

明氏曰王氏云上之人能

其下忠心事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

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楊之水鶴羽

是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意皆

得詩人之旨但論功勞師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

至誠盡瘁以及勤論功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

各行其事而下已勤論功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

所而誇乎下此君臣相與之望乎上豈後世

說總論采薇出車杖杜也范氏鄭氏無論出

車杖杜二詩也豐城朱氏曰是詩四章皆

迷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

之深有不念之思而自喻者矣既歸之時其喜樂

-5 285 35 950" data-label="Text">

其情而閑其勞所以悅也悅先王之於戍役叙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

札義云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註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賜賈賤殊故不可同日也

韻會云南什詩雅頌每篇考之其篇次當在此慶源輔氏曰已下三篇首但題其詩之什陸明曰而附於此者欲以今正之說見華黍王者統有四海歌之非止一篇數既多故編十篇為一卷名之為什古亦什什為成數也

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鼈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二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鳳皇小者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諸樂縣者鐘磬之類縣故宮縣者也

亦笙詩也卿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宣陵李氏曰諸侯軒縣飲酒唯有磬故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網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實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漢劉氏曰惟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甚笑東哲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補亡之無謂

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振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鼓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魚麗于罭鱮魚君子有酒且多

興也麗歷也罭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音者也

鱮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

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魚也性浮而善

飛躍故名曰揚也燕頭魚魚也魚狹而小常張

口吹沙故名吹沙其皮如沙今人以刀為鉤

吹沙小魚耳其皮如沙今人以刀為鉤君子指主人肯且多肯

兩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

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雁氏曰言酒則殺隨之言物則所該者廣○安成

劉氏曰此詩後三章所皆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

前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或曰

賦也下二章放此南有嘉魚以歌之○安成

鱮音禮

魚麗于罭鱮魚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鱮魚同音重也又曰鮠音曉也新安胡氏曰嚴氏

今玄鱮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其首戴星夜

則此向此詩鱮魚之美不若鮠也鱮魚之美不若

○魚麗于宮，鯉音假鯉，君子有酒，日且有。

興也。鯉，鮪也。念平也。本草注曰：鮪，魚也。鯉音題。○鯉，赤則五色之魚，比白備。

赤則五色之魚，比白備。有猶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

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

全也。慶源輔氏曰：後三章乃王上款，前三章多旨，有

前二章之辭，前三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闕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

蓋一時之詩，而皆為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

鯉音假

有叶羽已反

時叶上紙反

借叶舉里反

樂朱氏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
人意以譽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
叙賓客辭者漢書載客歌麗意毛公分魚麗以
前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
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
詩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由庚

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采之承反 單張教竹卓二音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繼水五教歷各二反

以樂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才損鯽肌出於

河南之丙穴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肌肉美食

丙故曰丙也烝然發語聲也罩籥籥助角也羅氏

謂之或以荆故謂之楚籥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

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

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

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

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安成劉氏曰詩言燕

故知為道達主人樂賓之意汕所諫反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行

行苦且反

寸全六八... 四三

興也。汕，櫟也。宋雅作巢也。並則交反。以薄汕魚也。鄭氏曰：櫟，今療源勞。二音。行樂也。櫟字兼與，勤同。漢武帝命櫟絕而不長，又剛交切音。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綏之

綏木稀反

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翩翩者騅，采芣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

騅之誰反

來叶六直反

又叶者反或如字

燕又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慶源輔氏曰：詩中興二章相比，故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於此發之也。誠有加而無已也。孔氏曰：思皆為語辭，嘉賓既來之甚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朱子曰：思語辭，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止可協韻為思慮之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崇丘

說見魚麗

至叶田節反

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

七十并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與也臺夫扶音須即莎草也本草曰其實萊草名葉

香可食者也雁氏曰萊南人蒸君子指賓客也

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

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

則萬壽無疆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

而祝其壽也安成劉氏曰詩中所謂德音所謂民

德也所謂壽考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麗篇

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此當

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

有爵齒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祝辭

亦云眉壽萬年又祝古器物銘所謂用期萬壽用

期眉壽萬年無疆期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

自祝之辭則此詩以

萬壽祝賓客何傷乎

○南山有臺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

興也慶源輔氏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

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之楨

幹也次章言邦家之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

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

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而無

疆界者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蓋亦美其德而祝

其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陸氏曰杞山木而滑其
劉氏曰此章則
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

考音考

杻女九反

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茂叶莫口反

興也栲山樗杻櫨音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曰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古人稱高壽
者曰眉壽其於此欤此章又以祝其壽而美其德

杻俱甫反

杻音便

○南山有枸北山有棟樂只君子遐不黃

考音苟叶果五反

艾五蓋反後叶下五反

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
直落枝端大

如指長數寸噉音之其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密

本草曰木密生南方技葉皆可噉亦可煎食如飴
其子一名枳枸味如蜜以木作屋中酒則味薄
拒音矩問枸朱子曰枳枸子建陽謂之背洪子
浴謂之類漢指頭吾卿呼為蕪窠味甘而解酒毒
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棟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
木則醞酒不式矣

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

也孔氏曰髮白而復保安艾養也
章又專祝其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

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考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已而巳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於爾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顧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受利及民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說見魚麗

由儀

說見魚麗

袁仁齋云國美蕭之譽也曰譽也猶言游也左傳韓宣吾之譽嘉樹則譽之為譽是也非嘉譽之謂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華谷嚴氏曰蕭香蒿漙漙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

譽善聲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

慈惠謂升殺于祖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既見君子

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敬之也慶源輔氏曰

子天子見之而得以輸寫其心而無所留恨相與燕飲語笑和悅則上下皆可以保有其聲譽與和

於上也苟上之於下也有所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時也禍端亂萌皆由於交尚何能保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成十二年

潘露兒字景

漢如羊反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

爽叶師壯反

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與也。漙漙露蓄貌。龍寵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爽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慶源輔氏曰：使天子以得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使其德常如此。不至於有差爽焉。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安成劉氏曰：既爽美之中寓其德之勸之。而祀頌其壽考安寧。又於爽美之中寓其德之勸之。壽之意。若曰：德之不變。然後壽而不忘。德之虧者虧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克不斿

第待禮反

豈開反去禮反

第宜其兄宜弟人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第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

晉誼無畜音易。群公子秦鍼音鉗。懼選之類。在傳宣

何解之君子無字
鐵也有寃於相
公如卿唐於星后
之母也母皆居
子之母也

曰：初晉魏姬之亂。誼無畜群臣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誼盟誓無公子。故發公法之官。又昭公元年。日秦后子有寵於拒。如二君於景其母。日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拒。公子景公。母第鍼也。吳。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慶源輔氏曰：言既見君子相與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

而宜其兄弟馬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
氏曰其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安成劉氏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
宜兄弟宜弟者人却不其其德之本而所以為教國
人者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倬革冲

冲和鸞鳥誰誰萬福攸同

冲教弓反

農奴同反

倬彰反

興也濃濃厚貌倬鸞也革鸞首也馬鸞所把之外
有餘而垂者也孔氏曰倬革皮冲冲垂貌和鸞皆

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何氏曰京山程云和金口木舌為金口金舌為在
衡上近於馬和在鞍上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

軌也軌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皆
車行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鸞若雜然都響皆不
合節奏。○埤雅曰鸞誰誰曰和鸞曰安成劉氏
曰集傳於駟轡以馬乘車之鸞字鹿燎亦以君子目
在衡則此傳鸞字恐當作衡字。○安成劉氏曰采
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安成劉氏曰采
然攸所同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震源輔氏曰一章燕笑語令
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
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湛直咸反

晞音希厭於監反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安也

足也震源輔氏曰厭厭二字具安
義安固久久固足夜飲私燕也燕

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禮記注疏卷之六十四

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故曰夜飲也

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殷勤之意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大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

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及卿大夫皆對曰諾

敢不酌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庭考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禮記注疏卷之六十四

在所尊百之室○華谷叢氏曰燕禮云考成也

燕宰具言饌於寢東注云寢路寢也

輔氏曰燕于路寢之中所以示親之之意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安成

劉氏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與也顯明允信也

○蓋山謝氏曰顯者其心明白洞

也

可疑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東萊呂氏曰以德將之為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精於宜反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崇第君子莫不令

儀

與也離離垂也今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禮氏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齊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禮氏曰朝

也王燕樂之於是賦湛露禮氏曰前兩章言

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今德令儀雖過三齋亦

可謂不繼以淫矣問兼蕭湛露二詩案下

實得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禮氏曰

左傳文四年

行爰云朝正于王謂朝而受政教

也三齋春秋傳臣侍君燕不過

三齋禮氏曰存傳莊子二年曰君子曰酒以

成礼不繼以淫爰也

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略於威儀也樂易者
子而威儀無不令善此其所以為成德也况
醉則情或佚焉在宗則儀可令矣然矣不令
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禮氏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
厚也此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禮氏曰不令儀見
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
見於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
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闕焉則位之持身猶
不足也禮氏曰禮雖令而儀有闕焉則位之持身猶
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禮氏曰後兩章言令德
亦褒美之中而又勉戒之哉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
零四句

一本每零字

詩經大全七卷終

樂太史系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八

彤弓之什二之三

昭尺昭反

彤弓アヤキニ 召シヨリ 今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既牛鹿王反 賦之

鍾鼓既設一朝饗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 孔氏曰弓皆漆之以德霜露形
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畏官同矢云
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辨若一日唐弓大弓
芳者勤勞 召弛貌而辨氏曰說文云召弓反謂弛之
王事也 召弛貌而辨氏曰說文云召弓反謂弛之
不賦與也大飲賓曰饗 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饗
張賦與也大飲賓曰饗 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饗

通鑑集覽每
將復姓隆也
弄戲也母音與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
萊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
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
中心實欲賜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
王府寶藏之方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
之意也震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
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恩矣然其所不
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
也盡吾之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
賜弄臣者漢東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思微妄則與
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用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
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

通鑑綱目正編年六加李懷光太尉賜鈔券目懷光及狀已明緩急自有
備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詣將建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
身之策也懷光大懼及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鈔券遣使諭
旨懷光對使者授鈔券於此日人臣及賜鈔券懷光不久今賜
鈔券是使之反也歸氣甚悖

集賢堂高帝二年人有書告驛信及者帝用陳平計偽誑書信來
詔帝人之武士緝信載後車席而殺之鈔券帝符契也以鈔券
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不信賜人而再之立誓人子孫長享
爵祿耳

忠膏貞也

李懷光及帝命與別

唐昭宗景福元年十月以王衍為大帥召李勣賜鈔券

三年五月王行瑜本李茂貞驍建軍兵犯闕殺韋昭慶李
第六月初制奪王行瑜官爵以李克用為招討使討之
前漢晉列傳韓信傳項王為人人有病之快涕以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刻印刻忍不能予此取留婦人之信也

也九五也且膏小
負吉大負凶註
膏謂膏天與
惠之類

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唐德宗興元元年加

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

以王行瑜為太師號上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

犯關李克用克則與中心賜之者異矣高陵

羅氏曰易云屯其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平

膏謂德澤不下也其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平

而不可忍予者漢書薛信言項羽之為人見人慈

忍不能予此婦人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喜上聲

○彤弓召方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之鍾鼓既設一朝友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子藥喜樂
也右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
氏曰尊而右之也蓋山謝氏曰

古人以右為尊也

夔古力反叶古号反

○彤弓召兮受言召夔夔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之

賦也夔謂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曰酌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酌所以見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禮源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咏嘆以加重焉耳夔重於載重於藏好說於喜誠於貶醕厚於右尊於饗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

八賦經十六卷... 彤弓三章章六句... 禮源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咏嘆以加重焉耳夔重於載重於藏好說於喜誠於貶醕厚於右尊於饗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此詩也

古人以右為尊也

橐古刀反叶古号反

○彤弓昭兮受言囊囊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聽之

大畜年傳云德審武子未聘公年之寧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武子

又不名賦又不賦詩使行人私告魯人怪之不知其意對曰臣以為拜書及之

也武子許言我以為樂者自習詩業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曰諸侯用命也諸侯獻王所懷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

之彤弓不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絕曰好君辱既

之其敬于大禮以自取戾註云每一弓則百矢也茲弓矢千則弓七

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

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

人亦藝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

則人雖得之亦不敢輕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

而無所措也王者賞功春秋傳齊武子曰諸侯

之大權當如是矣敵王所懷慨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

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

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

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旅黑子也

也

通鑑編年晉穆帝永和七年冬十月日初相溫請經略中原喜久不報北代不寧是拜表輒行帥軍四五萬順流而軍于武昌朝廷大懼

與後世強臣拜輒行者異矣周禮大同馬曰知國馬弱則外則增賦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亂為獸行則滅之○犯今凌上則杜之外內亂為獸行則滅之○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將軍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之并表輒行

音子下反

我五何反

樂音洛

儀升高反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方樂且有儀

與也菁菁盛貌我蘿蒿也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陸氏曰生澤田漸茹之處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儀矣慶源輔氏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儀矣儀矣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日有儀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喜止音止

興也清室陳氏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燕存此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志中淇淇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錫我百

朋

用馬法冬高冬負
不負師所以兼愛
民也講義為隆冬
天寒手足可隨師
不可負也盛夏冬
無民多疾師亦
不同與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曰
凡大祭朝覲會同
毛馬而頒之
馬齊其色也頒
授當乘之物馬
齊其力

○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

逐之出居于彘後稅內侵逼近京邑安成劉氏曰

陞陽而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詩文至

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式車曰沈氏曰

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

騶駼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日載兵常服則無一衣

一裳不經用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

者以徠稅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

出征以正王國也晉書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

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

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

日而不明也今彼稅內侵不得已而應之維六月

出師而人不知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

以爲師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

夷狄橫則中國危撥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

其始受命出

征之詞也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

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

此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賦也此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此比大事祭祀朝覲

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

色物馬齊其力吉士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事

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

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

詩經卷之八

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

教之有素矣。孔氏曰：戎事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

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獵齊足而曰四馬，既駕是

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驥驢是中駟驪

是驂是也。廬後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中大亂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簡器械之備非

也。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

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王命於此而

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以奏天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以服，共武以服，以定王

國。賦也。脩，長。廣大也。顛，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

也。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伐之。服，則舍之。不方

也。不嚴則軍事尚於嚴，莫先於嚴。共武，共武之服者，知此

則以定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嚴。共武，共武之服者，知此

以嚴敬為王國也。嚴，深也。氏，於嚴共武之服者，知此

敬，以嚴敬為王國也。嚴，深也。氏，於嚴共武之服者，知此

敬，以嚴敬為王國也。嚴，深也。氏，於嚴共武之服者，知此

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織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

陽鐵文鳥董白布央央戎十乘以先啟

行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

稷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亦未詳其所在也

宇兼繼統曰歸
能是旆之旆
也身旆是旆
尾即旆旆也

旆

仲亦以儉狁之難往城于方靈夏等州涇陽涇水

之北則此儉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

其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鳥董鳥隼之章也

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白旆繼旆者也

帛績流木為燕尾旆則旆之與央鮮明貌元大也

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啟開行道也猶言祭程也

謂車漫輪馬被甲衡執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

之車無選鋒曰北

破陣在傳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

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

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

勝矣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會師因出以律否臧凶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欽○則津而臧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也欽○據於焦獲之間其輕軍併襲復時出入乎緝方之熾矣且遠及乎涇水之陽馬其深入為寇如可謂為馬四匹中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乘則壯之難也若不足耳故非如多也而味其辭意則後氣盛又烏足以敵以律故每事而盡善惟其辭直故雖衆且王首之師哉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

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憲叶許言反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

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凡車之

勢一低一高信壯健貌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

閑闕也四壯既強矣必曰既佶且大原地名亦曰大

鹵今在太原府曲陽縣即今太原府陽至于太原

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前漢書後魏曰軍王時後魏內侵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警猶螽蟥之螫而巳

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

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健而閑習逐出檢統至於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兼資德威並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蓋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為兩途愚懦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拉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松高飛民詩可見其文○廬陵曹氏曰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充在於德望之隆侍兵威之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為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盛而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皆以之為法焉則所謂檢統者遂出至於大原而皆以何恃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臨武豈能有成功哉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戎行未

又飲御諸友包饗也贈鯉侯誰在矣張仲孝

友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

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

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未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

朋友漢氏曰饗通屬俗呼團魚而孝友之張仲在

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歸川王氏曰忠也者後孝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

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也

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朝與宴

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

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大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
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誦貫在
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籟田出氏曰上三章言自治

御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
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
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北伐
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備戰而有餘所治於彼
者常簡畧而不盡○晉山謝氏曰一章曰戎
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
四牡脩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
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
馬為重也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芘畝方叔涖止

其車二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騤

四騤翼翼路車有奭篚第魚服鉤膺脩革

與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
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音菜宜馬食軍行采之

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畚韻會曰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田
三歲曰畚漸和

田矣○孔氏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
新成柔田也畚和也田舒緩也今河東呼初耕地
反草為也方叔軍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
災是也

車三千法當用二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

也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鬪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
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

茹乾菜也

奭音力反 第音弗

涖音利

士卒七十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
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庶養五人供給五
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朱子曰

為燕起鄉遂之過詩人但言極其盛而稱之也皆師眾
以辟害意之過詩人但言極其盛而稱之也皆師眾

于扞也試肄習也言眾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

順序貌路車戎路也與赤貌山蘇氏曰路車金

氏曰瞻彼洛矣誅詒有與彼篔簹以方文竹篔簹為

車蔽也鉤膺馬菱領有鉤而在膺有樊與盤有纓

也樊馬水帶纓鞅央上也孔氏曰五路惟金有鉤

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方叔不

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鄭氏曰樊纓皆以

五采刻飾之刻條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續刑

背叛王命方叔而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

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畱畝矣方叔

涖止則其車二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

美以見軍容之盛也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其費

其軍容之盛而巳其軍容之盛而巳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二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軘錯

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瑒葱

拾七羊反

軘折支反

行音衡其即反

禮記玉藻云命過
數也衛再命亦數
物衛三命亦數若
衛註為青色也
禮公侯伯之卿三
命其大夫再命
其士命于帶之
鄉再命其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
自虎通云天子朱
帶諸侯赤帶
見於子注

輿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軾轂也以皮纏束
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鈐在鑣曰鸞馬口兩
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瑒瑒聲也廬陵彭氏曰首
鸞之聲以為養耳則錯衡入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曰諸皇猶煌煌也瑒玉聲
葱蒼色也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
珩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也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
戎馬所以然者方叔戎服也其猶如果起將戰不罷
躬身不誇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誅其車服之美而
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得人之
聽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一
師下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也師衆之所以打
禦夫激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旗火中央
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也旂幟之鮮明也先言游止
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
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
章約軾錯衡以下言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
見天子軾錯衡以下言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
如此可以付託之重錫命之榮而方叔之威嚴整服
民之司命者與矣

○駢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

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

駢惟必反 律息反

詩經卷之六

左傳

閔

左隱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公羊傳燕公身經甲午相兵傳相兵者何皆謂兵各振旅禮兵不徒使故將與必謂於近郊陣兵習戰殺性變去卒五百人曰旅是傳作旅兵

與也集鷓屬急疾之鳥也甲雅曰一疾至爰於也鉦鉦也獨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入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鉦則錮鉦俱得以鉦名之獨似小鍾鉦似又云鉦鉦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非刑臨陣獨然此又在陳師鞠旅之節是未戰時事也鉦鉦止鼓即無鉦名則獨實用於鼓故詩云然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警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

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孔氏曰治兵出也入則尊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鄭氏曰戰止又復鼓闐闐然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集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程子之為疾亦集于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也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鷺以亦集爰止與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

詩經大全

小雅八卷

十四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

威焯上音友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

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

也安成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嘽嘽衆也焯

焯盛也霆疾雷也爾雅注曰霆雷之方叔蓋嘗與

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將重

采芑四章七十二句

采芑陳氏曰北伐南征之

采芑之辭爰六月以討焉定采芑以賦而服

也○豐成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

而此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民數之

見軍制之復不紀其賞則無以見民數之德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發豪尚純也齊其毫

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其馬加田獵齊足尚疾

也其馬加龐龐克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

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

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土脩車馬脩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

毛詩傳云宗廟材
屬尚純也
宗廟齊足
存力由獵齊足
其多也尚純
尚強尚齊是
毛以多增勝
必其其毫毛尚
純也

詩八卷八

十五

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宋子曰好田獵之事

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

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

矣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夏源輔氏曰車以堅緻

章既言其文與同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

豐城宋氏曰車文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

麗麗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隋治於閑暇

之時而四牡克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

東矣好叶厚反

車矣好叶厚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南草南田

也后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

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劉氏曰宣王嘗封庶弟于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

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

圃田為鄭地開封府中牟縣今隸河南

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字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旒搏獸于

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宋子曰不敢斥王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教也囂囂聲衆盛也教車徒者其聲囂囂

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教者有聲又

見其靜治也教近榮陽地名也東萊品氏曰教山

以高之周士秀設七侯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
 請東有南草即此地也 ○此章言至東都而選
 徒以獵也不氏曰言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
 會諸侯為主而二車三車九言田獵者蓋有司先
 為成具以待會則畢而出備也 ○慶源輔氏曰選
 徒言言鳥見其序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
 于敖言其七衆之勇而氣人事小也徒手曰搏

釋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
 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並其臣庶則朱
 赤芾臣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
 會同則赤芾也故此金鳥赤芾而加金飾亦諸侯之

服也鄭氏曰金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曰瑞
 期也釋陳列聯屬之貌也 ○此章言諸侯來會朝
 于東都也廬陵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
 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
 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
 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
 斯會詩入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伏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

樂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關
 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逐弦故亦名逐

樂器字類多不備
 切記之作學士
 貴及

田決即備莊蘭所謂耕也。○孔氏曰：依比也。○
手指相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依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
輕則不中。○
亦不中。○
夫即諸侯以下也。○
夫男子之總名也。○
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
同而田獵也。

○四牡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軌金矣夫如

破

飛音普過二反

向於寄于箇二反

聖寸走日反會音格

黃

此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
心機大牛加諸剛力而以大器容數人既以行路外而所入
巧矣。○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矣。○
四黃與木曰此物四驥同義可見其馬之有
餘矣。○
四黃又言色之純也。○
夫其馳車行節而法也。○
也。○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馬大庖不

盈

危薄文反
盈音

決即備注云拾韞扞也著左臂裏飲比也
手指相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飲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必雷視之端正則可用茲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
弓之調也天之弱而大重射夫蓋諸侯來會者
亦不中此天之調也夫即諸侯以下也同協也
夫男子之總名也同協也柴說文作柴謂積禽也
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
同而田獵也

詳疏鄭氏曰言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唯聞蕭然馬鳴之聲
見修然旆旌之狀無敬有謹諱者徒行輓犖者與車上御馬者豈
不整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居之大庖所護之禽不充滿乎言充滿也

賦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五車之目
日過君表五日逐禽左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
御田車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
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
矢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
矣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有
餘矣○四黃與木曰此物四驥同義可見其馬之有
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倚御能正其馬也
夫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能行巧而力也
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碎物也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馬大庖不

盈 庖薄文反 盈音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孔氏曰軍旅齊肅惟

悠悠然旆旌之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

軍中驚之驚漢景帝三年周亞夫相引兵擊吳楚深

帳下亞夫堅卧不驚言比至也志反卒事也終事不喧

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翮毛不獻孔氏曰面

射之踐毛謂在傍而逆射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

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膂音愚為上殺

以為乾古秦宗廟釋文曰膘音後解前肉也膂達

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曰亦自左射之達

微惡射左髀補爾不步反達于右髀音為下殺以充

君庖孔氏曰解股外謂水臠音兼也右謂右每禽

取三十焉每等得七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

宮中者取之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

不得禽是田以知古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張子曰選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眾而有法耳凡

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

也亦通鄭氏曰反其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

均也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整暇

擾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

疏為腰至脊系
腹面連肉也
前兩脛骨

脾膏在腰左
右虛肉也

不驚者猶言
豈不驚乎
言相敬言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慶源輔氏曰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頂如此方不可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美軍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盧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田獵已如○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安成劉氏曰楚辭集註云凡作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爲亂矣今此詩言其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朱氏曰存于中而有與衆紛亂之志施于外而

有內備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按成

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術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成章將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爲四章章八句也

皮叶莫孔反

傳叶丁口反

好叶許口反

言曰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牲孔臯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房四星，謂之天駟。故醜衆也，謂禽獸之群衆也。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駟氏曰：常祭在春，將用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羞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
麇音攸 音語
 麇深也。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
禮記注曰：外事以剛日。禮注曰：外事以剛日。禮注曰：外事以剛日。
 擇齊其足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同聚也。鹿牝曰麇，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常流入，御音坊至同州入河也。
三山李氏曰：古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也。水戎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敷地，彼則符于東都，此則符于西都也。
 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祈孔有，僊僊俟俟或群或

僊表驕反，俟于紀反。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初大也趣則德德行則俟俟獸
三日群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之多
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
也柴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犯殪此大

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牲曰犯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

酒以度量節作
者謂之存周禮五
存三酒字

也言能中微而制天也
死○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御進也醴酒名周官
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
五齊去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
酒也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射也此齊熟
時上下一體汁○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
客而酌醴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
以酌醴燕諸侯及群臣也先王體群臣懷諸侯常
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也○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
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取擇其地以為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
力以共其田獵之事為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
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俎實使天子得與賓
客燕飲也

詩至天... 小佳... 十二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

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

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

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

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

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

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

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獵也必擇車馬有

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

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車主所以復文

武功業者固不止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

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

王賦之復也龍旌車飾之倫決拾弓矢之精

可見軍實之盛也舉徒則置器徒御則不驚

行若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

有絳而助我舉舉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

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

頌禽之均而大苞不盈又可見其綜理之周

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

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其氏曰俱是水鳥肅肅羽聲

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

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

衰萬民離散而軍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臨川王

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往之擾故流民喜之而作

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

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所不往，徒聞其羽聲。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惟
鰥寡之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軍王之詩。後三篇
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

堵丁古反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與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曰：板廣二尺，故
周禮說一堵之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

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閑暇而宣驕也。韋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体恤我前日之情則

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閑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

筑獨出王之所所以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寡孤獨而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仁則必自鰥寡孤獨不于其澤者矣重王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其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野自其始之流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哀恤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其音基

將七羊反

聲將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朝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矣

宛亦水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音以

物百枚并而束之設于門內也孔氏曰庭燎者樹

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和特性

注曰庭燎之樹于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和特性

脂膏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

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鑣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

孔疏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用是燭之大者故庭燎大燭也

艾音日又又如字 晰之世反與又叶

歲呼會友

鸞聲噦噦

賦也艾畫也晰晰小明也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

言觀其旂

賦也鄉晨近曉也渤海胡氏曰從夜未與至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侯子曰此是美有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鄭氏曰見其旂也

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成中興之名悟于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辛朝在遙反海叶虎消反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駟彼飛隼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與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孔氏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也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

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山謝氏
一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
必思所以救亂也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

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
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
亂之不能忘也由也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

懲我友敬矣說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
○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
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
自持矣則說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

已也慶源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
之懲也我友敬矣說言其興此必有所以嘆其寧莫
與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
諸已者深得其意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此自
修之事也

馮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定宇陳氏曰

及父母終憂說而敬以反身憂念
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身助前章蓋

雙云他山喻異
國今按集傳不
據此多特在耳
字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

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穡他山之

石可以為錯

開音問

檀叶徒松反下同

穡音託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

至九喻深遠也釋文曰常詩云九臯九折穡註穡

落也落葉穡雜日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

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慶源輔氏曰然不

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此

中庸卷章

易擊辭上引而
伸之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
能事畢矣

主於文詞不以正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

誠之不可揜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魚潛在淵而或

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慶源輔氏曰所以園有

樹檀而其下維穡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

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慶源輔氏曰所以風

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由是四者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度幾乎

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觸類而長

替之未有不為吾之益也鶴鳴所以正人心好惡之

偏因物而推之皆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

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中州人謂之楮穀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織以為紙樹皮班者是指白者是攻錯也○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

石之麓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王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王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

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程子曰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乎○晉山謝氏曰和類與善類

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王猶小人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傲君子而進于德敗君子之無才所以傲君子而勉為全才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程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

二章殊無一句露已意其詩最難曉○曹氏曰朱氏曰知誠之不可揜也而肺肝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之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則知念慮方萌而鬼誠身之知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見所以不可無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精粗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可以親愛賤惡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去其私欲之蔽也所以千應接之間左不可不明誠兩立此好惡不偏而人己兼盡其於治天下形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泝水第三章章二章
抵牾三句不足故云亦乎

詩經大序人卷終

此頁為書中正文，文字極其淡，且因紙質變色而多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其為詩經大序之內容。

經方卷八

